

凉生

(典藏版)

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



乐小米
LEXIAOMI
WORKS 著

凉生



彩云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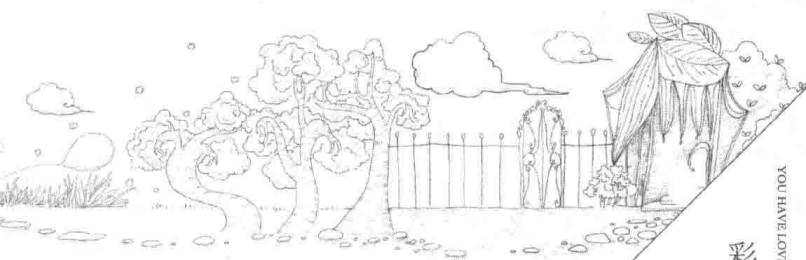
You Have
Loved Enough

执迷一生的暗恋传奇，畅销百万册经典回归
作者全文修订，收录未公开番外——众生：这一生
电视剧萌宠演员写真，随书敬献 限量发行

这一生，遇到过你，便已经是我们最好的团圆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小米
LEXIAOMI 著
WORKS



彩云

YOU HAVE LOVED ENOUGH

凉生
我们可不可以
不忧伤

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凉生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. 4, 彩云散 / 乐小米著

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5

ISBN 978-7-5594-0973-7

I. ①凉… II. ①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9882号

书 名 凉生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. 4, 彩云散
作 者 乐小米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沁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策划 王 珺
特约编辑 曹若飞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三 乖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350千字
印 张 20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,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973-7
定 价 38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MEMORY HOUSE

记忆坊文化

001 **CHAPTER 01**

姜生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如果他死掉，我一定要你陪葬。

013 **CHAPTER 02**

他是我青春盛年的一场烟火，纵然繁华落尽，
也声势浩大后胜过这万千星辉。

030 **CHAPTER 03**

你是否曾爱一个人，爱到生死相随？

058 **CHAPTER 04**

风雨飘摇的城市里，他是我唯一的怀抱。

081 **CHAPTER 05**

可是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一天，你记得我，却不记得你爱我。

150 **CHAPTER 06**

那一夜，有人来，不辞风雪。

181 **CHAPTER 07**

姜生，你终于和他在一起了，现在的你，应该很快乐吧。

230 **CHAPTER 08**

只要我眼睛好了，无论她嫁人了还是生子了，她此生必是程太太！

264 **CHAPTER 09**

这个世界上，有三件事情最掩饰不住，咳嗽，贫穷，
和有一个人他正爱着你。

308 **番外 众生：另一生**

姜生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
如果他死掉，我一定要你陪葬。



CHAPTER 01



01

程先生他很好。

窗外月光，是情人眼里碎掉的泪。

这是我苏醒后的第二个夜晚。这两日，断断续续地清醒和昏睡间，大脑仿佛凝滞在一片混沌之中。

虚弱间，睁开眼，医院天花板处明亮到刺眼的灯光，如同匕首一般，刺疼眼睛。

发丝间是海水浸染过的腥甜，我闭上眼睛，一时之间，整个人像游离在时空之外一般。

迟钝，而又茫然。

这劫后余生。

钱助理进来的时候，秦医生在一旁，姓刘的护士正在给我换药。

我却仿佛什么也看不到，就仿佛这个世界已与我无关。

秦医生转头，看到他，有些无奈地摇摇头，说，两天了，她醒来后，就这么躺着，一句话不说，一口水也不喝，也不吃饭，就这么一直躺着。

他会意，上前将手里一束盛放的粉红蔷薇搁在床头，冲我笑笑，说，你放

心，程先生他很好。

程先生？

我茫然。

突然之间，仿佛一道光，我已麻木混沌的大脑，被劈开了一条罅隙，凋亡的记忆迅速复活，呼啸而来，如同电影的闪放——

像是经历了一场噩梦，濒溺死亡海洋。

窒息。挣扎。

我以为纵身而下，这个世界将从此安静剧终。再无纷扰。可程天佑却像一道巨大的伤口，豁开在我眼前，天崩地裂一般决绝——

他俯身而落，如影随形。我的瞳孔迅速放大，极度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个纵身而下的男子。

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你空有万丈赴死决心，他自有此身九死不悔！

急速下落中，被他紧紧卷入怀里，抵死相拥是他所能给的最后的保护。

耳边，是风，是自由，是死亡，更仿佛是他眼睛里的不可抗拒——我不要你死。

.....

黑色的大海翻涌着深深的绝望，瞬间，吞噬了我和他。身体落入海水中时发出了巨大的撞击声，那一刻，我几乎能感觉到他僵直的身体传来的疼痛。

可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藏蓝色的汪洋中，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我却无法救他，甚至来不及呼喊他的名字。

随后，我整个人也被卷入波涛之中。

窒息。挣扎。

沉溺于死亡的海洋……

片片画面，如同鲜活的空气，将我整个人从浑噩中惊醒！

我一身冷汗，突然感知到了身体四分五裂一样的疼痛，像是终于从一场噩梦里惊起，我惊悚地抓住钱助理的手，救命稻草一般求救，我说，天佑——他——

声音却虚弱得几乎只余口形。

秦医生见我对外界刺激终于有了反应，忙上前，检查了一下，看了钱助理一



眼，说，她需要好好休息。言语间，甚是相熟。

钱助理忙安抚我道，程先生他很好。嗯，比你醒得早，只是身体受了些外伤，身体不便，暂时不能下床。还是他不放心，叮嘱了我，让我过来看你的。嗯。你放心。他很好。

钱助理的说辞，让我从极端的惊恐之中放松了下来，随后而来的是无与伦比的疲惫。

原来，他没事。

真好，他没事。

可是，我到底做了些什么？

我陷在床上，身心疲乏，大脑再也无力面对这些沉重的思考，只觉得眼前世界一片静寂。

——程先生很好？！谁告诉你的，他很好？！

病房门口，传来的是一个男子恨极、怒极的声音，似是寒冬腊月里的冰晶一样，簇着尖锐的棱，冷冷的，直插人心。

02

如果他死掉，我一定要你陪葬。

程天恩推门而入。

秦医生回头，一看来人这阵势，黑压压一帮人装黑社会，大墨镜，黑西服，就差手持尖刀了，便连忙走上前，试图平息这场不知因财还是因情而起的纠纷，说，哎哎，病人现在很虚弱，需要好好休息。

程天恩那俊美的脸上，往日里一贯优游自持的表情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毫无掩饰的乌云密布。

他斜了一眼，他身边的人忙把秦医生拉开。

刘护士太年轻，未经世事，被吓得躲到一旁，小脸煞白，桃花眼却不住地往程天恩脸上瞟。

钱助理一看，忙上前赔笑，含混着不愿说破一样，姜小姐这几天不吃不喝不睡，心灰意冷的……这刚刚才好一些……二少爷您就别再刺激她了……

程天恩一把推开他，你算什么东西！这里轮不到你怜香惜玉！滚！

说完，他转动轮椅上前，一把握住我的手腕，那种力度，似乎恨不能将我整个人生生捏碎一般。

若是以前，见他这般的，我肯定会惊恐无比，只是现在，死都死过了，还有什么可恐惧，不过，厌恶的情绪还是蒙头而来，我无比虚弱，说，你要干什么？

此时的程天恩是暴怒的。

这种疲惫中的暴怒，是我从来没在他身上见到过的。

他是个内心无比骄傲的人，一贯是云淡风轻、运筹帷幄的表情，他这种失控感让我不免心慌。

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冲我吼，装什么心灰意冷？！好高端哈！你不是想知道我哥好不好吗？我这就带你去见他！我让你好好地见见他！

我说，你放开我！

钱助理不甘心地在旁喊，二少爷，您别伤着她！她身体虚弱……

程天恩理都不理，一把将我拖下床。

我手臂上的针头与挂水瓶分离，鲜血密密地沁出来，后背上的伤隐隐作痛，就被他从病房拖出来。

长长的头发，带着海水亲吻过的咸涩气息，散乱在我的颈项间，宽大的病号服，苍白的脸，病中模样。

他这异常的暴怒，让我突然变得不安。我望着他，眸光开始抖动，我问，他是不是出事了？！

他沉默下来，恨意却不减分毫。

他越沉默，我越恐惧。

我说，程、程天佑是不是出事了？

轮椅转动间，程天恩依旧紧紧抿着他的唇，眼尾的余光斜向我都是深深的恨，似乎同我多说一句，都让他厌恶至极。

我的声音几乎抖了起来，我说，你告诉我……

重症监护室前，程天恩一把将我扔进去，说，滚进去！自己看！

值班护士忙上前，说，先生，先生，没有医生准许，家人也不能进。您就是要进也要穿上隔离服啊！否则对病人不好啊。啊！闪开！不要碰我！我要喊保安了……

她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程天恩的手下给拉到一边去了。



我呆坐在地上，抬头望着病床，乱七八糟的管子插在那个一动不动的人身上。床旁多功能监护仪上明明灭灭的灯，无声无息的光，如他往日间沉默的温柔。

所恐惧的，在这一刻，变成了现实！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爬起来，赤脚缓缓走过去，摇摇晃晃，一时间，心颤和悲伤全堆积在嗓子里，轻轻颤颤只喊了一句：天佑——

便再也说不出任何话语。

程天恩在一旁，暗黑的眼眸中如同囚禁着一头饥饿的猛兽，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无比平静，却依旧挡不住那滔天的愤怒。

他说，什么程先生不能下床？！什么程先生身体不便？！他是我哥！他是程天佑！瞎了眼爱上你的程天佑！但凡他有一口气，但凡他有半点力气，整整两天时间，他怎么能放下心不去看你一眼？！他就是爬也会爬到你床边！他不去看你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他根本没醒来！或者……再也不会醒来……

他说，你若爱他半分，了解他半分，就该知道，他一定是出事了！他怎么会爱上你这么个冷血的女人？！

说到这里，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却难掩悲伤，说，我哥……已经昏迷三天两夜了，医生说如果七十二小时内他醒不来，这辈子就永远不会再醒来了！

他颤抖着抬手，看了看腕表，声音无比绝望，说，还有两个小时，如果他再不醒来……

我只觉大脑里“轰——”的一下，刹那间，全世界的时钟都在我耳边嘀嗒作响，我的身体摇摇欲坠。

他眼眶通红，停顿了一下，止住了悲伤，冷笑道，不过，姜生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如果他死掉，我一定要你陪葬。

03

天佑，该起床了。

重症监护病房里，我静静地守在他的身旁，旁若无人的模样。

这是这么多年来，我第一次有这么多时间，如此仔细地端量这个男人。

他的双目紧闭，我再也看不到那双温柔而深情的眼眸。他被海水浸泡过的发，粗糙而干涩，不复往日光泽。

吸氧面罩下，他的脸色灰白，整个人已经孱弱得宛若刚刚离开母体的婴儿，无人知晓，下一秒是嘹亮的啼哭，还是寂静无声地失去呼吸。

我轻轻去拉他的手，居然还是那么温热。

我声音很轻，仿佛还不肯接受这个现实一样，我试图唤醒他，说，天佑——

钱助理追过来的时候，我依然安静地望着病床上的他，我从不敢相信，有一天，他会这样躺在我眼前。

钱助理看了程天恩一眼，将一条轻薄柔软的羊绒披肩披在我身上，他说，姜小姐……我怕你受不住这个消息……所以……

程天恩冷笑道，受不住？！我觉得姜小姐会开心得很！再也没有人能阻碍她和她那苦命的情郎在一起了噢。

我仿佛听不见他们说话一样，只是看着程天佑，觉得自己像个闯了大祸的小孩，却找不到任何地方躲避。

我摩挲着他的手，梦呓一样，我说，天佑，该起床了。

钱助理看看我，说，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

我看看钱助理，茫然摇头，我说，我没事啊。

突然，我又焦躁起来，拉住他，说，钱助理，你快叫醒程总，让他起床。只剩下两个小时了，再不起来，会议要迟了！

钱助理有些骇然，在我眼前晃晃手，说，姜小姐……你别吓我。

我没理他，专心地看着程天佑，轻轻地摇了摇他，说，天佑，天佑，你快起床吧，都这么晚了。

我转头努力冲钱助理笑笑，说，他……是不是昨晚应酬喝多了？

然后，我又低下头，轻轻呼唤他，天佑，你快起床，真的要迟到了啊！你起床！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了！你快起床啊……

我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脸上，仿佛一生再也无法断掉的牵挂。

钱助理一把将我拉起，冲着门外大喊，医生！护士！快来啊！

程天恩在轮椅上，冷眼看着这一切。

当一群医生、护士七手八脚想将我拉走的时候，我仍不肯离开，我说，我没事，你们放开我，我得叫他起床，不然就迟了。求求你们！不能迟啊！

可他们却不肯放开我，任凭我如何挣扎。

仿佛这个世界都不能理解我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咬了那个牵制着我的手的胖



大夫，他吃疼地大叫了一声。

我挣扎开，再扑到天佑身边。

我焦急极了，我说，天佑，你怎么这么讨厌啊！你快起床啊！

我突然提起他的手，试图咬下去。

直到那针剂注入我的体内，我才冷静下来，昏昏然倒在地上。

地面那么冰冷，如同我渐渐绝望的心。

04

天恩那么恨天佑，巴不得他死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已是第二天，正午的阳光正盛，光亮尖锐得刺目。

我乏力地闭上眼睛，微微皱着眉头，冲刘护士怒吼，把灯关上！刘护士无限委屈。

钱助理在我身边，说，你醒了？

我依然不肯睁开眼，只说，把灯给关上！

钱助理顿了顿，说，那不是灯，是天亮了。

天亮了？

我怔怔地，一把扯过被子，蒙住头，蜷缩着，像把自己埋葬了一样，我说，明明是灯！明明没有天亮……

钱助理见我如此，忙解释，姜小姐，你不要害怕，程总不会有事的。二少爷那是唬你的。

我拉下被子，歪着头，突然，冲他笑了，我说，那天佑起床了？嗯，太好了，会议没迟到吧？

然后，我就一直在笑，不停地笑，扯着被角笑。

钱助理一愣，慌忙扯过旁边的秦医生，说，她、她不会有事吧？

秦医生认真地看了看我，对钱助理说，身体各项指标正常，除了背伤和轻微的脏内出血，只是……遭遇这种大事……可能一时承受不住。对了，她之前是不是受过什么精神重创？

钱助理如实说，她……抑郁症。

秦医生说，怪不得。

钱助理问，她不会出什么大事吧？

秦医生沉吟了一下，说，一般来说，病人恢复会经历五个阶段，否定期、愤

怒期、挣扎期、抑郁期，以及最后的接受期。她现在，正处在否定期。

说到这里，见钱助理满脸迷茫，他忙解释，否定期呢，就是否定灾难所带来的结果。她认定我们医院能补救她自杀行为所造成的可怕后果，但是现实却没有，程先生还是生死难卜，所以，她内心一直在否认这个现实。

钱助理问，那……现在该怎么办？

秦医生说，你也不必太担心。

他说，任何病人，或多或少都要经历这五个阶段。

钱助理叹气道，辛苦你了。

秦医生笑笑，说，都是老同学，别这么见外了！当然，鉴于病人有抑郁症，我建议，在她身体康复后，找一个好的心理医生看看。

他转身叮嘱刘护士说，病人你多多照顾，注意病人情绪。

然后，他又转头对钱助理说，还有，让你们家那个什么二少爷，少来折腾病人。

钱助理苦笑道，唉……这大家族里的恩恩怨怨……唉……算了，老父亲说，慎言，慎言。

秦医生也没多追问，说，我看，这二少爷很坚信他哥一定能醒吧，要不也不会三天三夜衣不解带地守在ICU外。

说到这里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小声问钱助理，怎么着，俩兄弟同时爱上了一妞？

刘护士在一旁，立刻默默飘过来。

秦医生忙恢复了一本正经的模样，看了刘护士一眼，双手插兜，很专业地对钱助理说，病人颅内出血造成淤堵。这里医院设施再先进也不如北京、上海，不如联系一下家人转院，或许醒来的机会更大……

家人？钱助理沉吟了一下，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一叹，说，唉唉！可……二少爷不让走漏任何消息啊……

秦医生闻言身体微微后倾，显然有些吃惊。

钱助理自觉失言，忙掩饰说，可能是怕老爷子担心？

秦医生也不点破，只两个字，呵呵。

然后，他转头吩咐刘护士给我注射镇静剂。

最后对钱助理说，让她多休息吧。

然后，他离开前，习惯性地指了指床边的蔷薇，对钱助理说，病房最好不要摆鲜花。



当他的目光落定在蔷薇花上，他愣了愣，竟露出片刻走神的恍惚。

钱助理送走秦医生，刚转身，却直接撞见我一张大脸糊在他眼前，幽灵一样瞪着他，吓得他差点蹦起来。

他哆嗦了一下，姜小姐，你……

刘护士忙上前来拖我回床，对钱助理说，我、我刚给她注射了镇静剂，大概是、是镇静剂起作用前的……不应期。

憋了半天，她憋出了“不应期”。

我不理她，看着钱助理，似是魔怔，又像是溺水的人望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很迫切的神情，我说，程天恩是骗人的对不对？！天佑一定会醒来的对不对？！

钱助理看看我，又看看床边那束粉红蔷薇，点点头，说，我相信，程先生一定会醒来，因为……他得亲自给你送这花……

他的尾音里，是低到尘埃里的温柔。

我并不知道，三天前，亚龙湾酒店的那一夜错误的缠绵之后，天佑吩咐了他，去买一束盛开的粉红蔷薇。

他特意叮嘱，蔷薇，粉红色的。

我梦游一般的目光却透着无比笃定的神情，望着钱助理，说，你一定要告诉程老爷子天佑病危住院的事情。

他愣了一下，啊？

我看了看窗外，像窥破了一个巨大阴谋似的，诡异一笑，说，程天恩那么恨天佑，巴不得他死！现在不正是他下手的最佳时机吗？

钱助理一把捂住我的嘴，看了看病床，说，您还是休息吧。

那表情就是，我的姑奶奶！还嫌二少爷对付你对付得不够啊！

05

算是，替他保重。

她怎么样了？

我刚躺下，昏昏沉沉间，听到程天恩走了进来。

钱助理一惊，起身，说，二少爷？

他看了看床上的我，慢慢回答程天恩的问询，说，她醒来后，不肯承认天

亮了，非说是灯，要我们关灯。医生刚刚又给注射了镇静剂，希望再睡一觉会好点儿。

程天恩没说话。

钱助理叹了一口气，说，我以为她醒来会大哭大闹，可她却只是不停地笑。唉，怕是吓坏了……二少爷，姜小姐她心里并不好过，就是为了大少爷，您也别……

程天恩冷哼了一声，半是讥讽，半是挖苦，说，钱至，你可真真儿得了钱老爷子的真传，怜香惜玉的事儿都替主子做圆满了。话说，钱老爷子退下去也好些日子了，最近忙什么呢？遛鸟儿，还是养鱼？

然后，他瞟了一眼床上的我，话锋一转，仿佛刚才闲话家常的那个不是他，冷冷地说，怎么可能，我哥受尽千般折磨，生死难卜，她却被百般呵护，不受半点惩罚？天下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！

钱助理不想触怒程天恩，只能小声婉转求情，二少爷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是大少爷，也不会舍得自己心爱的人……

程天恩鄙夷地看了钱助理一眼，恨道，程天佑就是个蠢货，被这女人搞坏了脑子！怎么，你也被搞坏了吗？哎，我说钱至，你跟了一情种老板，就以为自己也是情圣了？

说完，他转眼看了看病床上的我，冷笑道，她害得我哥落到这般田地，我吓她一下又怎样？我，恨不得她死！

钱助理见程天恩怒气渐盛，便不再多言。

突然，程天恩扶了一下额头，似乎是无限疲惫，轻咳了几声。

一个稍微年长一些的人忙上前，他膀大腰圆，屠夫一般，声音却极特别，说，二少爷，你已经快三天三夜没合眼了，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下。这里这么多人照顾，大少爷肯定不会有事的，说不定你一觉醒来，大少爷也就醒来了……

程天恩摆摆手，那人便也不再多言，只是叹气。

程天恩离开前，推动轮椅，在床前看了我半天，用手帕轻遮了一下嘴巴，美目一斜，清清嗓子，对钱助理说，好好照顾吧。

钱助理一愣，半天没回过神，待回过味来，忙应声说，二少爷放心。

程天恩依旧没好话，说，别以为我会放过她，我是怕我哥死了找不到人报仇！然后他就走了，只冲我扔了一句，妖精！我哥死不了的！

我紧绷了那么久的神经，终于松弛下来，笑容凝滞在我的脸上，几经忍耐



后，我终于抱着被子放声大哭。

像是放了心，又像是失了魂。

刘护士在一旁大气不敢喘，目送程天恩离开后，却又忍不住那颗蠢蠢欲动的八卦小心脏，瞪着黑葡萄般的大眼睛上前问钱助理，声音极小，唔，这……这人家里……是什么来头啊，怎么跟拍电视剧似的呀？

钱助理笑笑，没说话。

他坐在我身边，看着失声痛哭的我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说，哭吧，哭吧，总压在心里，多难受。

刘护士自觉无趣，便悄然离开，指了指床头的按铃对钱助理说，唔，有事按铃，喊我就是。

钱助理点点头。

窗外花枝好，天空碧如海。

药效渐起，我挣扎了几次，却还是在眼泪中昏昏睡去。

睡前，我反反复复呓语，追问，为什么程天恩不告诉程老爷子啊？……他不告诉你为什么也不告诉啊？他平日待你不薄……

钱助理无言。

直到我闭上眼，他在我身边暗暗地叹了口气，说，姜小姐，你好好睡吧。

他还说，姜小姐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……程总……真醒不来……你也好好保重自己，算是，替他保重吧。